



施佑儒

10701040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Plastic surgery, Burn center

施佑儒

10/16/2023-11/15/2023

Plastic surgery-Burn Center

Orientation

跟眼科一樣都是在最後一個禮拜五才告訴我們下禮拜要去哪，當天去的時候助理也十分頭大，因為他們以前從來沒收過醫學生，更別說是外籍醫學生，其實他們一開始也處在他們不知道我 legally 可以做哪些事的情況，而當初我在台灣就一直有聽說美國醫學生不能碰病人等等之類的傳聞，我心裡一直做好最壞打算是真的只能 observation 一整個月，但事實證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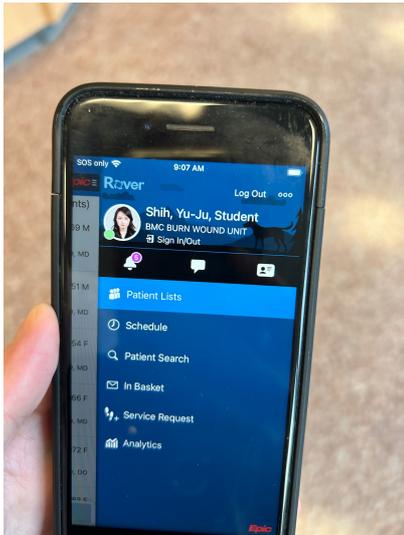
在燒傷中心的一個月真的是千金難買的體驗，簡介一下東岸最有名的燒傷中心就是 Johns Hopkins Bayview 的 Burn center，team 上有兩個主治 Dr. Fisher 跟 Dr. Caffrey，下面有 3 個 fellow 是固定班底，3 個之中會輪調 1 個會去其他地方支援，底下的 resident 許多是外訓來一個月或兩個禮拜（因為其他醫院沒有 burn team）。因為燒傷不僅包含急性期的救治，後續還有很多慢性傷口照護、復健、疤痕重建等等的問題，所以這裡除了手術室, Burn ICU, 還有 Wound care 病房跟 PT, OT 等多團隊照顧，是滿滿的挑戰也是滿滿的學習機會。

OP

因為我真的很想當外科醫生，我從第一天第一台刀就問 Dr. Fisher 能不能刷上去，他不僅說可以，還第一天就讓我大展身手，第一台刀刷上去是截肢後傷口縫合，看著原本連骨頭都露出來的傷口被自己一層一層關起來的感覺真的是無與倫比，那台刀下刀之後我就想說第一台手術就這麼刺激，我這個月一定要跟爆所有手術，而我也真的做到了，整個月一到五，有時候禮拜六我也會線上盯著手術室動態，有緊急手術就殺過去，雖然一開始真的緊急的手術我通常都沒有太大的角色，但一切都是學習跟建立信任的過程，到後來有次當時本來在門診，突然緊急手術，fellow 還特別 call 我上刀，有些大面積燒傷的病人，詢問之後主刀都會說 go for it！甚至實習要結束的時候，老師直接問我有沒有什麼事情沒有做到你很想做的，下次給你試><

開刀房中學習縫脆弱的移植皮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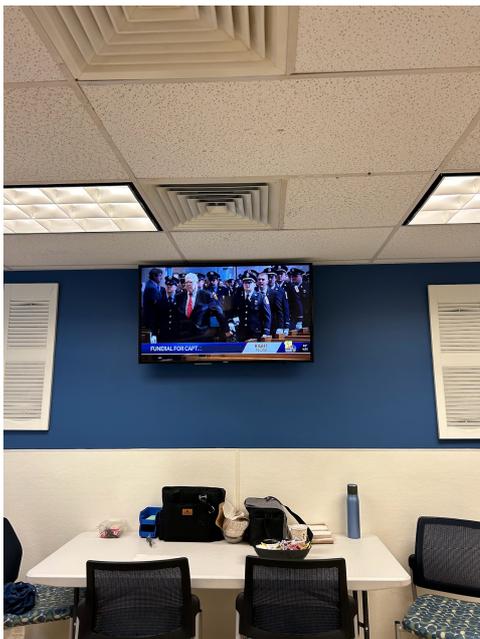
公務機竟然是 iPhone 8 >><

來整外實習學習很多，但學習總是有酸甜苦辣，我很高興這邊的老師不是只有把我當外籍醫學生來要求，而是認真的把我當一個 plastic surgery resident 來訓練，我覺得一個一輩子難忘的回憶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直瞪著眼睛大罵，被罵到全身上下所有有洞的地方都會張開，像是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玩笑傲飛鷹的那種感覺（前情提要是一個 allograft，老師覺得要用某個排列方式可以盡量張開 allograft，我當下好奇如果是另一個排列方式可不可以，但我沒有造成任何損害就先被大罵了）我後來事後檢討覺得雖然 allograft 看似簡單，我知道原則要盡量撐開，四肢盡量 circumflex 的排列，不要釘到在底下有神經或血管的地方等等的原則，但還有許多細節會影響到病患長期的 outcome，這些事我儘管 work my ass off 一個月也還無法參透的知識。這一個月來幾乎所有外訓的 resident 都被罵到不敢再出現在手術室，有些 resident 還會跟我抱怨這些手術太無聊枯燥，沒必要花這麼久時間在意不久之後就要拆掉的 allograft 有沒有完美，但只有我就算被臭罵還是主動的每台刀都從頭跟到尾，老師雖然嚴厲但也真的教我許多技巧，後來也放心讓我縫 autograft 跟直接一起處理 scar excision & reconstruction，雖然被罵過，但後來老師跟我說 Girl, I trust you. I know you can do that. 這種成長的感覺真的一輩子難忘。



Recell：萃取皮膚細胞，加入特殊製劑噴灑在 autograft 上，可大大減少 autograft 需要的 donor skin 面積。
大家可以猜猜看一套要多少美金？

事，當時 Johns Hopkins 所在的 Baltimore 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消防員進去救火的時候三間房子同時倒塌，被困在裡面，因為 Baltimore 算是美國從西岸開發到東岸最早開發的城市之一，但在後來搶劫、富人搬離的這種惡性循環之下，就出現許多廢棄住宅，這些應該要被都更但沒錢都更的木造房子造成很大的工安問題，其中很多都被遊民非法侵佔，所以有傳聞很多火災是有人蓄意放火趕走遊民的，總之，Baltimore 就是一個很常火災的城市，但那個消防員我心裡一直期待也一直相信他在我實習最後一個禮拜可以出現在診間跟我說他復原的情況，有身體比他差燒傷程度比他高的人都活下來了，而且他爸爸也是消防員，他從小就立志也一直為這個目標努力而且他再兩個禮拜就要結婚了，冥冥之中我一直相信他會撐過來，換了第二次 allograft 之後他開始出現 pulmonary edema，Saturation 曾經下降到 60%，但後來調整 FiO2 後有矯正回來，當時覺得還算預期之內因為 wound 本來就要經歷 inflammation status，但當天開始血鉀越來越高，雖然 CVVH 無法矯正他的高血鉀，晚上就跳 Torsa de point 走了。



一生難忘的病患，那天下刀還在電視上看到在播他的葬禮，默默地一邊吃 pizza 一邊鼻酸